

古树的意象

——读长篇小说《守望》有感

□谢志强

前不久,参加吴鲁言长篇小说《守望》首发式,阵势强大。这是吴鲁言出版多部著作后第一次召开新书首发式,真替她高兴。我读了她的这部小说,感想甚多。

阅读是一种精神投射。最近我阅读的长篇小说不少,很多都崇大甚至贪大,有奔着宏大叙事、诗史笔法去的“野心”。而我恰好关注的是小,看小说的“小”就是看一些细节,我认为细节更考验一个作家的水平。

《守望》中就有许多细节。我把其中关于“村口那棵古树”的描写与叙述,“拎”了出来,从头到尾划了线,我想以这些细节作为切入口,来分析这部小说。

“村口那棵古树,已经很老很老了,老到我曾祖母在世时都没能看清它的种植日期……”小说《后记》中有这样一段话,我想这—段的腔调,就是整部小说的腔调。它让我联想到很多东西。尤其让我联想到福克纳的小说《熊》,写一个叫艾萨克的男孩在成长过程中,去原始森林狩猎,与一头大熊的相遇与互动,这成为一种仪式。我想这也是小说的一个形态,不同的小说总是以不同的形态来呈现它们的艺术性、体现它们的力量感。

《守望》也有自己的形态,那就是那棵古树的形象。这部小说写了三代人的故事,时跨半个世纪,其中描写古树的细节像蜻蜓点水看似普通平凡,却在每一章都有提及。把有关古树的细节拎出来,你会发现,古树的形象在时光之河中有不同的呈现:当老人生病了,古树变成了耄耋状;当村庄有发展,古

树又抽出新叶来。古树枝叶的繁茂、枯萎、生发,与时代风云、与村庄变迁、与人物命运密切相关。这表面上看是人与树的深情关系,仔细探究,还有许多值得玩味的地方:树是静态的,只是立在那里,人是动态的,要向上走,然而当人老了,活到最后,身体衰、灵魂静,也像树一样扎根了,扎向时间的悠远之地,扎向灵魂的深处。

这部小说,村口古树重复出现,成为了一种文学意象,成了一个象征、一种隐喻,小说也因此有了多种可读性。《守望》中,人在看树,树也在看人,人和树互相“守望”。

从文学特征来“定义”这部小说,一是很明显的编年体结构;二是有很浓郁的写实色彩;三是家族式的小说。家族式小说有很多,如《百年孤独》《尘埃落定》《白鹿原》等。这类小说构成了一个谱系。小说要有个自己的谱系,但你“跳”进去了,又很难“跳”出这个如来佛的谱系之掌。唯一的办法,我认为就是细节的运用,跳出旧模式的有新意的细节运用。《守望》中有关古树的诸多细节描写,就深化了这部小说。

当下很多人疑惑,人工智能时代来临了,作家会被AI写作替代吗?广东有个作家说,未来95%的作家都被将人工智能替代。那么,按他的说法,剩余5%的写作余地在哪儿?我以为就是写作中的微妙的细节与微妙的情感、感受。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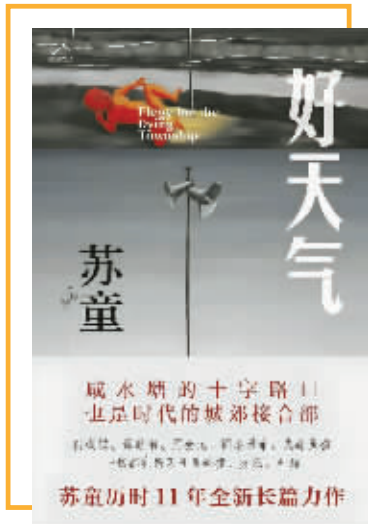
《守望》这部小说的主体既“大”且“重”,结尾却“小”而“轻”,能轻轻地放下,这也是我很欣赏的地方。

荒诞寓言中的时代挽歌

——读苏童长篇小说《好天气》

□高低

茅盾文学奖获得者苏童的《好天气》以47万字的体量,在魔幻与现实的双重叙事中,为我们展开了一幅江南城郊“咸水塘”的时代画卷。这部历经十一年打磨的作品,不仅是作家对童年记忆的文学重构,更是对中国社会转型时期的一曲深情挽歌。



小说中的“咸水塘”承载着苏童深厚的个人记忆。作家童年生活的苏州城北工业区——被炭黑厂、水泥厂、硫酸厂包围的环境,在作品中转化为“黑天气”“白天气”“酸天气”等极具象征意味的意象。“幸福硫酸厂的烟囱”冒出“熟悉的黄烟”这样的细节描写,既是对工业污染的艺术再现,也暗含着对那个特殊年代的深刻反思。苏童曾说创作初衷是“写一曲郊区的挽歌”,记录那个介于拙政园与农村稻田之间的过渡地带在时代洪流中的消逝。这种将个人记忆升华为集体记忆的文学处理,使作品超越了简单的故事讲述。

小说围绕两个同名为“招娣”的女人展开戏剧性叙事。塘东与塘西的两个女人因一口棺材相识,又在同一天同一家医院分别生下孩子,这种宿命般的设定奠定了全书的荒诞基调。特别是“我祖母”对棺材的病态迷恋——她临死前反复查看那口刻着“福”字的柏木棺材,死后化作鬼魂搅动塘东塘西的安宁,这一情节将现实与魔幻完美融合。苏童笔下的祖母形象颠覆了传统的生存哲学,她信奉“赖活不如好死”,将全部生命意义寄托在棺材和墓碑上,却因一场土葬骗局而死不瞑目,这一荒诞情节成为推动故事发展的关键动力。

苏童在作品中大胆运用魔幻现实主义手法,鬼魂游荡、飘动的棺材木椅、“白蝴蝶事件”、“蛇行症”患者、由鹅引领的梦游者等超现实元素,共同构建了一个亦真亦幻的叙事世界。这些看似荒诞的情节实则是对那个特殊年代的艺术隐喻。苏童原本想创作一部“郊区版《聊斋志异》”,虽经删减仍保留了强烈的灵异特质,使作品在魔幻与现实

的张力中展现出独特的美学价值。

在语言艺术上,苏童展现了成熟的叙事功力。书名“好天气”本身就是一个绝妙的反讽——既指工业污染造成的诡异“彩色天空”,又暗喻那个黑白颠倒的年代。“幸福硫酸厂”的命名与其造成的环境灾难形成的尖锐对比,民众对污染天空的欢呼雀跃而不知其害的集体无意识,都通过苏童细腻而克制的笔触得以呈现。这种反讽语言的运用,既再现了历史的荒诞性,也完成了对时代的深刻批判。

《收获》主编程永新评价这部作品“是从坚实的大地开始飞起来的”,这一评价精准把握了苏童创作的独特之处——他的魔幻始终扎根于中国现实土壤,他的想象从未脱离历史语境。在看似荒诞的叙事背后,是对社会转型期人性异化的严肃思考。

小说结尾处,“我母亲”兜着鲫鱼念叨“年年有余”的场景,以最朴素的方式道出了最深刻的生命感悟。这个看似平常的细节,凝聚了整部作品的精神内核——既有对生命的礼赞,也有对逝去时代的复杂感慨。通过咸水塘两个家庭的命运沉浮,苏童不仅完成了个体记忆的艺术再现,更实现了对中国社会变迁的宏观思考。

《好天气》证明了一个成熟作家对文学本质的不懈探索。在这部作品中,我们看到的不仅是一个精心编织的故事,更是一位作家对历史、对人性的哲学思考。正如苏童自己所说:“一个作家写来写去,还是要回到童年的。”《好天气》正是他带着成熟作家的睿智与技艺,对童年、对历史的一次深情回望,这种回望因时间的沉淀而愈加醇厚,因艺术的锤炼而愈加纯粹。